



# 嗅着年味快回家

徐成文

儿时好友崔大哥给我发来语音微信，邀我一同回老家过年。他说，日子飘进腊月，他干瘪的肚皮咕咕叫，想要老家的过年美食填充一下。

崔大哥年长我三岁，在那个补丁叠补丁的年代，我们两家走得近，一来二往，我们犹如亲兄弟一般。我们一起逃学路上躲进山洞里打扑克、玩纸牌，一同在染丝坝河里摸鱼洗澡。长大后，崔大哥跟随打工大军去了广东一家建筑工地，从泥瓦匠干到现在的包工头，在广州最豪华的地段买了房，安家落窝。

崔大哥的语音开始酸涩。我感觉到手机那端，他的眼眶一定在湿润。建筑行业，是个苦力的工作，风雨飘摇的几十年里，崔大哥流泪滴血的坎坷我可以想象。“兄弟，我太想念老家的那几道过年菜了。”崔大哥如数家珍，给我一一报上菜名——老腊肉、麻辣香肠、雪白年糕、糯米汤圆……我其实也如崔大哥一般漂泊，虽距离老家只有几十公里，但父母已逝，老家房屋早毁，一年里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城里奢华的酒楼，可以装下荣华富贵，却始终盛不了我儿时的年味。

崔大哥声音有些哽咽，我仿佛听见他的喉结在响。他说：“在外地行走数十年，吃遍了山珍海味，心里还是割舍不下老家的那一片老腊肉。”我取笑他：“你的胃囊没有与时俱进，在发达的广州，怎么也得把粤菜装得实实满满啊！”他沉默一会回答我，“可能我的胃囊如我一样，从哪里来要回哪里去，粤地的甜味无法与老家的麻辣相比。”提及老家的老腊肉，我也垂涎三尺了。

我们打开回忆的翅膀，努力回想儿时过年的味道。

日子一踏入冬天，农妇们便开始酝酿老腊肉的事了。杀猪、腌制、熏

烤，黑黝黝的腊肉在灶台上悬挂着，静候过年的日子步步靠近。待到过年那天，一块块晶莹剔透、腊香馥郁的老腊肉洗净后，在烈火的助力下，很快煮熟。切出来的片片腊肉，醇香扑鼻，肥而不腻，瘦而不僵，入口回味无穷。

我和崔大哥各自描述一番记忆中的腊肉味道，我们以话当肉，美味如一张张画卷，在回忆里徐徐铺开。记忆中的1989年过年那天，我们俩一边喝酒一边吃老腊肉。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时光，被我俩在喝酒吃肉中打发殆尽。我俩酒足肉饱，居然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腿去八公里外的街上买回烟花。乡村的夜空，被我俩的烟花照亮，璀璨如白昼。父亲已端着香喷喷的花生瓜子，我们在谈笑中恭候新年的到来。母亲将腊猪头切成薄片，撒上白糖，说是糖味腊肉，让我们尝尝。即使肚子里空间有限，但我们无法拒绝美食的诱惑，一筷子一筷子地夹起来，腊肉的烟熏味与甜味混合一起，油中有甜，甜中有油，一种独特的风味在嘴里咀嚼，好一个美妙的守岁夜晚！

后来，我也时不时给崔大哥邮寄过老腊肉，但他总是说缺点意思。我猜来想去，他一定是没有与儿时的同伴，也没有在夹杂泥土芬芳的老家环境下共享老腊肉吧。看来，城市的高楼大厦，盛不下老家腊肉的美味，更盛不下游子对故土的眷恋。

曾是儿时玩耍伴，相逢就选过年时。我邀约崔大哥早点回来，我们一同去老家小婶家过年，去喝酒吃老腊肉。小婶是个生活精致的长辈，在她家过年，丰盛的餐桌上，一定还有红彤彤的麻辣香肠，石磨碾出的雪白汤圆，叔叔亲自包的春卷以及刚从鱼池里打捞起来的香气扑鼻的草鱼。

快回家吧，一张高铁票，一枚飞机票，出门在外如崔大哥般的兄弟姐妹们，年的味道越发浓烈，嗅着年味赶快回家吧。



▲冰柱高挂

石国兴 摄

## 面对雪的沉默(外一首)

李斌

面对雪的沉默  
视线开始在童年的时光里穿行  
纯净如鸟声

已听不见初恋的表白  
开启花期  
关于春天的句子，已被收进  
没有名字的田垄  
眸光安宁

也许，身后的河流仍然惶恐  
迎面的雪与喧嚣  
经住了情殇，在孤独中苦苦支撑  
梦境里，伤痛如新

站在阳光上面  
雪已成了害怕失去的牵挂  
坐在水声里  
习惯性地想起，相依为命的心事  
此刻，云朵还在高处疗伤

留下唯一的白

雪，落在了微笑深处  
洁净的尖叫  
丢弃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  
穿过窄窄的时间

在雪中读，直抵腊梅花的悲喜  
偶见一只回头的鸟  
缩短了无数文字与寒冷的距离  
留下唯一的白

幸好，没有陷入酒色的记忆  
身体里有阳光  
经得住高处的局促，浮光坚硬  
落叶成冰

正在绽放的，还有透明以及  
宁静的内心  
醒来的水流，复活了  
湿重的掌声

##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父亲安培、母亲段子蓉夫妇遗失女儿安语桐出生医学证明，证号：R430704140，声明作废。

新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祝新邵县人大、政协两会胜利召开  
新邵县发展和改革局预祝新邵县人大、政协两会胜利召开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新邵县分公司预祝新邵县人大、政协两会胜利召开